

道園學古錄

冊五

THE HISTORY OF THE

—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在朝藁十九

雍虞集伯生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爲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饗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旣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

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 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功得官爲保義郎數傳爲自強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卽家開封繫子之功功繇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今 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時則有若廬陵曾君巽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二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直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爲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 天子有

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上曰禮樂之盛如此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以官於是太常奏爲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

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巽初引援攷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羣工登歌作樂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

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爲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爲編脩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赤丞相入爲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幹赤丞相番直命巽初以其書待於驂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幹赤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偏閱其圖問人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勅祕府藏之而命幹赤丞相傳旨命巽初爲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卽親祠太室始服袞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幢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服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

上意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祕書所藏巽初圖書而鹵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旣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茲凡宮殿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事獨以爲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省官考工殊憂之迺曰必欲爲之無如曾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爲天曆二年以集賢照磨召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予言于朝薦爲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初遽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

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爲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邨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遷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鉞舉行人又五世悱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爲御史爲兵部侍郎爲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巽初旣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寶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壻周禎何棗蕭斗星巽初諱巽申生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卜也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卽起讀書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志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崇文鹵簿志十卷明時類藁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二卷藏於家兵部

初登進士第爲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尙書實守連嘗薦之異初爲撫州儒學錄時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某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異初尤久善故宜銘銘曰

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恆以美德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聲逮于我朝父子迭榮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橐有煒天命維新濟濟來朝迺使學士殿于丞嘗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留宰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逢時制作試於百爲入直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氏舒舒弗亟弗靡舉體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言旂常載塗法駕軒軒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天子用咨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鬱之松弗茂而摧洋洋之淵弗暢以洄故山之麓藏此遺志志藏氣傳澤在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慎愿寬厚方幼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含容以不欺爲主物無與之忤者或

忤之亦不以介意而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亦不間於初里有貸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爲此乎因出己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爲券質公所公笑而焚之由是共服爲長者尊之曰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景哲早世兄子亨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己子事寡嫂岳氏有禮內外無間言子彝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侃正色不爲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否率關政事大體爲時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爲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訃至京師彝爲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某往弔之彝匍匐號於某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無所遁罪敢以誌墓爲託某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鄢陵人族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趺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 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遂爲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德者自府君始以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彝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

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
 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
 卻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彝爲左
 右司數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 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留
 彝爲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公精神
 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爲東宮典寶正女三人壻曰鄭
 曰王曰李男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壻曰樊曰侯彝將以某
 年月日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大德中某與彝同爲學官京師
 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爲工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牀下焉瞻
 其容止之淳慤聽其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愧其涼薄而嗟嘆
 其福祿之未艾也於時南人有爲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
 不至焦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新
 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欵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乎庖曰不
 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年今一食輒毀吾
 不忍也後勿復爲某於是嘆公之慎於用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
 觀德焉故善觀人者嘗於其微此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
 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爲之銘曰

胡氏之先胄繇神明族于鄢陵歷時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鄢至敦本
尚質以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亟不遲祖父孫子
其名法從橫金拖紫異席同寵宗伯啓之考工成之蔚蔚翰林中立
勝之既壽既考盛德則有有而弗宰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洋
維是固深千載不忘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于官
朝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既斂殯諸京師東南門外執紼
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爲何致客之多也踰月喪歸葬于其
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某府正簿周某來告于某曰趙君之子幼其
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曰
既遠矣請託銘於來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
月以授某而敘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尙書工
部辟知印八轉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糧
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拜監察御
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者其大父諱訥鄉
人士尙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

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澶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推恩也娶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撫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懽然以相接而陽秋之辯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其治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剔蠹敝以革龙雜糞瘠土爲沃壤通末作以佐民用又以其隙爲儒學新孔子廟爲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石至今存焉 國家宗廟之外別立 神御殿于佛祠會其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賚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擢丞春坊嚮用矣年不踰六秩官不過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爲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濟多士孰是之使靖共

正直曰必御史峨峨法冠易其綬圭食穀食飲或謹攸同書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泯以澌盡安陽之墟有木離離昔辭而遊今歸以依其依維何永安以固利其後人至于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鄭葉恆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時叔氏之館初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爲僚恆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以見予是以弔諸程去之踰年時叔爲之請曰恆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脩於家家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恆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遣恆宦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恆也不及視其屬纊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附子恆恂恂爲謙父弟之後女溫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女靚銘曰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又以勖子求道習禮足以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爲遂州吏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潛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殺流血狼籍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誣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久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旣而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狀殺娼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卽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久將不可驗緩獄貲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寒蟄未啓有大蠅薨薨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轡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壘者蠅投隙以入命卒發石尸果在而李甲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目位在

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人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爲者天下不致刑措已乎故誠之之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况其子請誌其墓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之先平陽隰州永和縣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爲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以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旣內附遂家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贈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冤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邇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走趨曾是岸獄遑究遑恤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器以往優游餘年就木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子孫孫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水中卽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迺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

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躑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
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循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
石上有遺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巳至未無至者洎日暮有婦人
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質銀二百五十至
此憩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言而去
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所至
人師禮之其子集與鑒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

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以
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集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亟思
有以表之先父嘗以永平爲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
是京師 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
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劒焉繼以荒饉存歿弗寧而集奉先父於
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明乎乃爲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
信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
嘗用憲臺薦教授冀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人某某官
早世某承事郎某官思立蚤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
七十有九銘曰

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京城之東土厚以容馬鬣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爲己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以爲師命守誠與閭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饌羞使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汎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爲教也豈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譽日起宜之心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要爲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以其事遺守誠曰若吾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以予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